

真情驿站
henqingyizhan

有妈妈的味道,年味才更浓

宋聚新

在我的记忆长河里,从儿时起就缓缓流淌着“家就是妈,妈就是家”的一路欢歌。是啊,有妈在家就在,就会有家的温暖;倘若哪天妈妈没在家,家里就显得冷冷清清,无所适从。过年了,回到家叫声“妈”,映入眼帘的是妈妈熟悉的的笑容和忙碌的身影,吃着妈妈亲手做的饭菜,心里才踏实,心不再漂泊,才有了安放处。

小时候,放年假了,把书包往屋内桌子上一撂,喊声“妈,我出去玩了!”提起松垮的裤子,用油亮亮的袖筒抹一把冒出的鼻涕泡,撒着欢儿一溜烟跑到大街上找小伙伴疯玩去了。“别玩太久,记得回家吃饭,饭快做好了。”妈妈的叮咛被我甩在了背后。

进入腊月二十以后,人们开始蒸年馍、炖大肉、炸丸子。随着飘满大街小巷的馍香肉香味越来越浓,久违的年味也越来越近。妈妈和前来帮忙的几个妇女在我家和面、发面、调馅,包包子、做馒头、蒸花糕、炖大肉。男孩子在院

里院外放炮仗,女孩子玩丢沙包和跳绳的游戏,唱着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吃蒸馍吃大肉,开开心心团圆圆……”

我牵挂着锅里的蒸馍和大肉,肚子上的馋虫“咬噬”着我,不大会就跑进家追问正在忙碌的妈妈:“做好了吗?”妈妈笑盈盈地说:“还没呢。”一会儿,又钻进家门问:“熟了没?该出锅了嘛?”妈妈头也没抬地回答:“别急,快好了。”当我第三次冲进家时,厨房里面白色的水汽蒸腾着,烟雾缭绕,锅盖周围“滋滋”地冒着团团蒸汽。灶膛里熊熊火舌“舔舐”着锅底,映红了爸爸古铜色的脸庞。他悠悠地抽着旱烟,不断地往灶膛里加柴架火。

妈妈腰间系着一条花围裙,两手白面,风风火火地来起笼了。蒸年馍的蒸笼是两层,妈妈掀开上层笼盖,手指先蘸点碗里的清水,按压蒸笼里的馍馍,试看弹性如何,嘴里吹开蒸气以便查看清楚。妈妈说声“好了”,就和爸爸俩

人各抬一边,把蒸笼放在案板上,手指蘸着清水将馍馍拾到馍筐里,再倒到厢房已准备好的秫秸箔上、竹篾席上。麦香、菜香、肉香充溢了农家小院的每个角落,勾起人们的食欲,来家帮忙的、串门的街坊们都过来品尝,纷纷议论着“面发得真好,来年一定好收成”“馅调得很有味道,好吃”……蒸馍又大又暄又白,包子边捏着漂亮的花纹褶皱。第一锅一般是剩不下的,我一口气吃了三个,肚儿溜圆,喝碗水,又跑出去玩耍了。

至于炖猪羊肉,妈妈把肉切成块,放到锅里添上水加调料大火炖,一个时辰掀开锅盖,拿根筷子插插肉,试试是否炖熟了。炖熟了就用笊篱舀到大盆里,肉香四溢。我捞起一块肉大快朵颐,妈妈这时候是不阻拦的,任凭我吃个痛快,只是在旁边叮嘱着:“慢点吃,别烫着噎着喽。”有时锅里的肉还没熟透,妈妈就给我捞一块骨头,我狼吞虎咽地啃得满手是油。

妈妈手艺巧,烹煮蒸炸样

样拿手,儿时过年就是妈妈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厨房冒出的团团蒸气,烟囱喷出的袅袅炊烟,院子里馍馍大肉混合的清香气息,都浸润着妈妈的味道,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我每每远远看到自家院落炊烟升腾,就明白那是妈妈呼唤在外面的孩子回家,那时再好玩的游戏、再好看的风景也无法吸引我,撒开脚丫飞奔回家,准能吃上香味可口的饭菜。妈妈总是守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看着我吃,比自己吃了还满足、还幸福。

小时候,过年的好吃食,妈妈总是让我们吃,她却很少动筷子。等孩子吃饱喝足后,她才吃点残羹剩饭。我奇怪地问:“妈妈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吃啊?”她总是说:“大人都吃够了,小孩正长身体的时候,得多吃些。”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,哪里是妈妈不喜欢吃啊,而是那时候家里穷,她不舍得吃,省出来让孩子多吃点。

每每回老家过年,吃妈妈亲手做的饭菜,那叫一个香啊。守在妈妈身边,聆听妈妈

的絮叨,尝尝妈妈的饭菜,好胃口,好心情,屋里充满温馨的浓浓亲情。饭后,母亲总要发给孙辈们每人一个红包,慈祥的笑容、和蔼的声音如春风暖阳滋润着我们的心田,暖融融的。与妈妈唠唠家常,叙叙外边的一些事。有些她听不太懂,也无法帮我想办法,但她仍“喔喔”地点头,以示自己正在认真倾听。神奇的是,当我对妈妈说过以后,心里的阴霾就散去了,内心晴空一片。有妈妈的新年真好,陪妈妈过年真好!

岁月无情催人老,母爱无边润儿新。年轮镌刻了妈妈曾经光洁额头的皱纹,雪霜染白了妈妈曾经浓密的秀发,生活压弯了妈妈曾经挺直的身躯。妈妈为了儿女,为了这个家,付出了青春年华,眼看着孩儿成家立业、结婚生子,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。她养我长大,她却老了。每想及此,我心潮澎湃,心悸不已。愿有妈妈的日子天天像过年一样,团团圆圆,和和美美。

人间物语
Renjianwuyu

“炮仗”的记忆

张芳华

咋一说“炮仗”,年轻人不免一头雾水。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们,才知道“炮仗”原来就是爆竹。究竟为啥叫它“炮仗”?至今未见到权威的解释。我想大概还是因响声而起吧,燃放时震耳欲聋的声音,听起来颇似打仗放炮一般,故称之为“炮仗”。

多少年来,“炮仗”俨然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消费品。尤其是逢年过节、婚庆添丁、建房盖屋、乔迁新居、老人祝寿、开业大吉、金榜题名、表彰颁奖等喜庆事宜,都要燃放鞭炮,以营造欢乐祥和之氛围,畅表大吉祥

利之美愿。可见“炮仗”与人们的关系是多么密切。

我身为过来人,自然与“炮仗”有着深厚的情结。这不仅因于年长日久之故,更由于我们家与“炮仗”的一种特殊缘分。

祖父自幼受穷,家境困窘,靠自强奋斗成家立业。尤其是后来与祖母一道,带领父亲、姑姑和两个叔叔,以种地和做小生意为生。虽然多有不易,但一家人争囊气,任劳任怨,日子愈发向好。开始的生意是打烧饼、炸油馍,由于祖父和父亲的聪明能干,其手艺日渐出众,以至于后来誉满四方。眼看着面食生意越来越兴隆,加上父亲、姑姑、叔叔等相继成家,考虑生活和发展的需要,一家人逐渐又看上做“炮仗”的生意。也不知我的祖辈和父辈在哪里学到的本事,更不知他们为此下了多少苦功,我家的“炮仗”生意,很快便和打烧饼、炸油馍一样,声名鹊起。

做“炮仗”纯属手工操作,看似简便易行,但技术含量颇高。不仅在卷筒、锤顶、装药、楔底、穿捻、编鞭等环节的要求上十分严格,而且在配药、炒药

的成分、比例,以及火候、分量的把握上尤为苛刻,稍有不慎,轻则毁料浪费,减收亏本;重则祸及安全,功亏一篑。好在祖父和父亲等家人一如既往地严谨操作,才确保各项程序和整个生意的顺利与安全。

因做“炮仗”与家庭和社会息息相关,故而自始至终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如今回忆往事,有许多温馨的瞬间仍在脑海闪现。

我刚记事时,一进入冬天,大人们便每日早起晚睡地忙碌开来。这不仅是因为原来打烧饼、炸油馍形成的惯性,更因为新增“炮仗”生意的因素所致。出于扩大操作空间和防寒、安全等现实需要,祖父张罗着在老家东院挖建一个硕大颇深的地窖子。当时没有塑料薄膜,顶部便用檩条、秫秸和土覆盖,人进去后就用草苫子将门堵住。除了晴天的中午将草苫门打开一会儿通点风和光以外,其余时间皆需点上油灯照明,但里面的温度却明显高于地面房间。我们小孩子听说里面暖和,常常跟随大人进去凑热闹,有时也跟着学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小活儿。像裁纸、卷

筒、锤顶、贴彩等简便安全的工序,大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
为了确保安全,诸如炒药、装药、穿捻、编鞭等易燃易爆的工序,以及晾晒、包装等活儿,必须在地面上的屋(院)内操作,并严格监管,有的还须固定专人负责。例如配药、炒药,必须严格控制各种药料成分、水的比例,以及掺入麻秸灰的数量和时机等等,不允许出半点差错。这项关键活儿,是由父亲亲自负责的。由于他的高度谨慎和严格把关,我家的“炮仗”生意始终都做到了万无一失。无论何时何处,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记得有一次,正在炒药的父亲突然喊我过去(当时我上初二),意欲教我学习炒药。我顿时流露出惊怯之色,父亲见状,立刻收回成命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奢望过学习炒药。由于后来政策等方面的原因,我家的“炮仗”生意便随之告一段落。

“炮仗”生意中最令人高兴和欣慰的,当数过硬的产品质量。当我家生产的“炮仗”在空中清脆作响,引来阵阵喝彩的时候;当我家出品的鞭炮噼啪齐鸣,人们欢呼雀跃的时

候,全家人脸上绽出的笑容久久难消,心中的花朵久久怒放。随之而来的便是产品的热销,父亲、叔叔每次赶集卖炮都是满载而去,含笑而归。全家人不畏艰辛地苦干经营,为的不就是让产品畅销,生意盈利,以求日子过得更富足些吗?

然而,正如俗话所说“和气生财”一样,虽然营利是做生意的重要目的,但无论面食和“炮仗”生意,我们家始终都坚持“信誉至上”“薄利多销”的原则,尤其对本村爷们、五邻四舍和亲戚朋友,更是优惠有加,热情善待,深得大家好评。每逢春节期间“炮仗”热销之时,人们纷纷超前预订,及早取货。一入腊月,天天都有登门要炮的乡邻和亲友。由此带给家家户户的欢乐,带给新春佳节的祥和溢于言表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如今,虽然各级出于安全考量对节日燃放鞭炮进行了适度限制,但古往今来人们寄托于爆竹声中的美好祝福,仍不时在心中久久回荡。我对“炮仗”的悠悠记忆,将永远温暖着我的心灵。

